

戈壁端午

■朱东明

东风航天城，是许多军迷心心念念的打卡地。每次听到这个名称，我就会想起那年在戈壁滩度过的端午节。

1981年，我们在航天城执行测绘任务。6月5日，端午节前一天，航天城军邮局的通信员骑车赶过来，在帐篷外喊我的名字。我跑出去，他递过来一个鼓鼓囊囊的邮包，是家里寄来的。

邮包是用草绳捆的，我费了半天劲才解开，里面是一个手缝的布袋，满满的稻壳中藏着圆滚滚的咸鸭蛋。我数了数，整整20个。我拿起一个掂量着、摩挲着，心想奶奶肯定提前好多天就开始忙活了，选蛋、清洗、用盐和小山上的黄泥巴裹匀，再一个个放进陶罐封好腌制而成。

皖南老家，有端午节吃咸鸭蛋的习俗。奶奶说过，农历五月蛇虫多，疫病也容易找上门，咸鸭蛋就是“护身符”，吃了能祛病避灾。

在戈壁滩测绘，我们天天吃干粮，没有新鲜蔬菜，让人没胃口。捏着奶奶寄来的咸鸭蛋，我迫不及待地想品尝一口。对着帐篷顶透进来的光照了照，找到蛋壳最空的那头，用指甲轻轻一磕，“咔嚓”一声裂了道缝，再小心地剥掉一小块壳，用一根竹筷插进去，黄灿灿的油顺着筷子头流出来。我赶紧凑过去舔了一口，那股子咸香混着油脂的醇厚，一下子就滑进喉咙。挖一块蛋黄放进嘴里，沙沙的。我吃得很慢，小口小口地抿，想把家乡的味道在口腔里多留一会儿。

第二天就是端午节。军人在执行任务时是没有节假日的。完成当天的工作回到帐篷，我把剩下的19个咸鸭蛋拿出来，摆在一块干净的油布上：“端午节，吃咸鸭蛋。”

盯着青灰色的蛋壳，战友们的眼睛里泛起惊喜。组长是个老测绘，笑着说：“咱得谢谢东明，把这么好的咸鸭蛋给大伙儿分着吃。东明，你给大伙儿说说咋吃。”

我刚想说话，旁边的山西籍战友王测兵已经急不可耐地拿起一个。“啪！”他跟磕鸡蛋似的磕破蛋壳，想掰开咬一口。结果，蛋黄里的油溅了他一脸，额头上、鼻尖上、睫毛上都挂着金灿灿的油星子。“哎哟！”他吓了一跳，抬手去抹，活脱脱成了个“花脸猫”。

帐篷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大伙儿笑得前仰后合。我赶紧递过毛巾，王测兵擦着脸，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这咸鸭蛋咋这么多油？真香！”

我想起了家乡的吃法：“望天寻空顶，轻磕慢撬亮。”我举起咸鸭蛋对着壳处找气室，沿着蛋顶轻轻磕一圈，用竹筷一挑，橙黄的油膏顺着壳缝往下淌，筷子尖挂着的油珠亮晶晶的。抿一口蛋白，嫩得发糯，蛋黄起沙冒油——在缺荤少油的戈壁滩，那股咸香在舌尖上的绽放，比啥山珍海味都强。

王测兵学样，小心翼翼地挖了一小块蛋黄放进嘴里，咂咂嘴，眼睛一下子亮了：“嘿，这味儿绝了！沙沙的，还不腻。”那天傍晚，就着戈壁滩的风沙，就着军用罐头，我们把19个咸鸭蛋分着吃了。王测兵边吃边问：“东明，你奶奶咋把鸭蛋腌得这么好。”我跟他讲起奶奶腌蛋的法子，讲家乡端午挂蛋兜、斗蛋的习俗，讲“鸭蛋能避灾”的老话。组长在旁边听着，感叹道：“这咸鸭蛋，装的是家里人的心思。”

后来才知道，古人早就说过端午吃鸭蛋的讲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写，鸭蛋甘咸微寒，能解时瘟、清暑热，给小孩吃，有“预解痘毒、岁岁平安”的意思。杨万里的诗句“深红枿子轻红鲜，难得江西乡味来”中，“枿子”说的就是咸鸭蛋。汪曾祺先生也写过高邮的咸鸭蛋，说“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原来这小小的鸭蛋里，藏着这么多老祖宗的智慧和烟火气。

戈壁滩的风早已吹远，天南地北的咸鸭蛋我吃过不少，若论制作精细，都比我当年吃的强。可那年在戈壁滩跟战友们分吃咸鸭蛋的滋味，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无可替代。一到端午节，剥开咸鸭蛋，看着油黄淌出来，戈壁的黄沙、战友的笑容还有奶奶在家中腌制鸭蛋的身影，一一呈现于脑际。普通的咸鸭蛋，一头拴着故乡烟火，一头连着军旅岁月，成了放不下的端午念想。

红色记忆

推开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沉重的木门，一股雪线之上的风便从90多年前的时空裂缝里倒灌出来。馆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像源自光阴深处的红色回响。

展厅尽头，柔和的射灯灯光下，一件褪色的单薄军装吸引我的目光。它的布面被风雪漂洗，呈现暗淡的灰白色。我站在这件军装前，想起了一段关于海拔4114米的往事。

墙上的地图，红线如刀锋划过。从硃砂藏族乡到王母寨垭口，那截几乎垂直的攀升线，在1935年6月，不是地理标识，而是悬在万余红军头顶的生死线。

在硃砂的“红军誓师坪”，每一名即将翻越夹金山的战士领到的御寒“装备”，仅仅是几个干瘪的辣椒和一块老婆。对战士们而言，胜利的希望就在前方——只要翻过这座终年积雪的“神仙山”，就能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先头部队红四团的指战员在6月12日凌晨出发，藏族向导马登洪一遍遍嘱咐：“不可大声说话，山神会发怒；不能坐下，坐下就起不来……”

爬雪山，步步惊心。没有路，前面的人用刺刀、兵兵铲，在冻雪覆盖的坡

面凿出仅容半只脚的浅坑，后面的人必须精准地将脚楔入这正在急速重新冻结的凹陷里。随着海拔升高，有人开始流鼻血，鲜血滴在雪地上，绽开触目惊心的红花，又迅速被冻成暗红的冰珠。头痛欲裂，视线因缺氧而模糊、晃动，世界变成旋转的、白茫茫的一片。

比缺氧更暴虐的，是山巅的“变脸”。

上午还是阳光普照，雪地反射的强光毫无遮挡地刺人眼睛，许多战士出现雪盲症状，泪流不止。他们撕下绑腿的布条，蒙住双眼，后面的人扶着前面人的肩膀或牵着衣角，摸索着前行。转瞬之间，不知从何处涌来的乌云吞没太阳，狂风裹挟着核桃大的高原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

那不是“落下”，是“射击”。冰雹打在单薄的军帽上、肩膀上，噔噔作响。没有遮蔽处，无处可躲，只能缩着脖子，用胳膊护住头顶，等待这轮“袭击”过去。湿透的单衣紧紧贴在皮肤上，旋即结了一层冰壳，行动时发出“咔嚓”的轻响。草鞋早已被雪水浸透、冻硬，有的战士干脆赤脚踩在雪里，脚从红肿到青紫，最后失去知觉。

真正的死亡，往往以宁静的姿态降临。

纪念馆里一份泛黄的回忆录手稿，用平静的笔触记录下惊心动魄的一幕：“走到半山，我看到前面一个宣

传队的小战士，背着快板，靠着块石头坐下了。我喊他，他不应。走过去推他，他身子一歪，倒了。脸上还带着点笑，像是累了，睡着了。可再也叫不醒了。”这不是孤例。极度的寒冷与疲惫，会麻痹人的神经，产生一种虚假的、温暖的舒适感。停下脚步，坐下休息，成了致命的诱惑。那些“坐下”的战士，常常低着头，仿佛只是在沉思，或是打了个短暂的盹儿。然而，体温在静坐中飞速流失，心脏在疲惫中缓缓停跳，飞雪很快为他们盖上洁白的“被子”。从山腰到垭口，这样的“隆起”越来越多，他们是雪原的一部分了，是路标，也是无言的警示。后续部队经过时，会默默看一眼这些被新雪半掩的战友，没有人哭泣，也没有时间悲伤，只是把绑腿再扎紧些，把怀里可能已经冻硬的干粮再烤一烤，咬着牙继续向上、向上。

食物，被用来对抗死亡。携带的少量炒面被雪打湿，冻成冰疙瘩，只能用体温融化一点点再啃下来，混着雪水艰难吞咽。辣椒和姜，成了难得的药物。在意识模糊、手脚麻木的临界点，咬一口辣椒，那尖锐的灼烧感从口腔直冲天灵盖，能强行将魂魄从冻僵的躯体里拽回。就是靠这片刻的清醒，战士们拖着仿佛不属于自己的腿，再挪动一步又一步。

翻越垭口，并非苦难的结束。下山的路，被许多老红军回忆为“比上

山更可怕”。山势陡峭，积雪下是隐藏的冰面。体力耗尽、双腿发软的战士，很容易失控滑倒，坠入茫茫雪谷。他们采用各种办法：坐着往下溜，抱着枪往下滚，用枪托做支撑一点一点挪……

希望，在山的另一面孕育。6月12日下午，当红四团的指战员到达达维镇木城沟时，遇见另一支同样头戴红星军帽、正在修筑工事的队伍。片刻的死寂，双方都愣住了。紧接着，试探的询问，方言的碰撞，然后是难以置信的确认——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嘶哑的欢呼、哽咽的呐喊、紧紧的拥抱……会师的消息，像一粒火种，沿着那条用生命铺就的雪路燃烧。

后续几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率中央纵队和大部队翻越夹金山。毛泽东把马让给伤寒发作的警卫员，自己拄着木棍前行；周恩来一路上给大家鼓劲；朱德则抢过伤病员的担架……至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

走出纪念馆，阳光刺眼，远处的夹金山顶峰依然积雪皑皑。我知道，雪山不会忘记那些消失在风雪中的年轻生命。他们化作山峰的脉搏，化作每年6月依然会刮起的、带着凛冽记忆的风。那风掠过耳畔，我转过身，面对巍峨的雪山，深深鞠了一躬。

边关琐忆

■杨龙珠

边敲打草丛，不时摘一些草叶放进背包，队尾的战友负责用砍刀清理挡路的植株。

约莫走了4个小时，到达一处缓坡，老王命令大家原地休整。刚坐下一会儿，我听见对讲机里传来战友的声音：“报告排长，普叔上来了。”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过后，林间走出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精瘦、背着竹篓的中年男子。

“大家热坏了吧，这是自家熬的酸梅汤，快喝点解解暑。”来人一边从竹篓里取出暖瓶和瓷碗，一边说道。老王向我介绍：“普叔是山下芒片村的村民，义务巡边已有16个年头。”

普叔随我们一同踏上巡逻路。行进不久，我们走出雨林。刺眼的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而下，宽阔的平滩呈现眼前，缓缓流淌的小河如银带般蜿蜒向远方，边境防控隔离栏依河而建。我们沿着栅栏开展检修作业，同时清理周边障碍物。老王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给我讲普叔的故事。一年夏夜，村里的狗吠叫不止，普叔察觉到蹊跷，随即告知前哨点和村里联防队员。队伍赶到后，合力控制住两名偷渡者，并移交给相关部门。

完成检修作业，我们继续向前，翻

上山脊，来到一座界碑前。阳光照耀下，看到碑面的“中国”二字，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一路翻山穿林、过河蹚水，作战靴已成泥靴，面对界碑时，一切疲惫都化作至高无上的荣誉感。清理完杂草，大家的视线聚焦到我身上，示意让我描红。触到界碑的瞬间，我感觉似乎有一股电流扫遍全身。拿起毛笔、蘸上颜料、细致描画，我的内心无比踏实。面向界碑庄严宣誓，致以崇高军礼，我心中的国防有了具体模样。

返回途中，村寨里一群孩子在路边向我们敬少先队队礼，我们驻足回礼。老王拿出巡逻前揣的糖果分给孩子们，他们嬉笑雀跃，跟着我们往前走。普叔指着前面的少年对我说：“那是我的二儿子普艾军，从小就喜欢军装，老是追着巡逻队伍跑。现在上了初中，一直说想参军，想成为一名光荣的戍边战士，守护界碑。”

不远处，一位拄着拐杖的阿婆笑盈盈地望着我们，老王快速上前，掏出一包药和巡逻途中摘的我不认得的草：“刀阿婆，您的风湿好点没有？我给您带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膏药和其他常用药，还有这跳蚤草和香茅草。”原来，老王背包里的那些草叶是专为阿

婆摘的，铺在床底下可防蛇虫骚扰。阿婆接过东西：“好孩子，你们上次拿的药还没吃完，放心吧，我听你们的话，每天按时服药……”普叔告诉我，刀阿婆无儿无女，常年独居，多亏战士们和村民的帮衬，老人家如今生活无忧、精神矍铄。

辞别老乡，我们在夜幕降临前回到前哨点。当晚站哨时，蚊虫不断骚扰，我自岿然不动。目视前方、守好哨位，就是守护老乡们的幸福生活。

3个月时间倏忽而过，我还没听老王讲完巡边故事就要离开，心有不舍。我读懂了电视剧《士兵突击》的那句台词：“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边防生活并不总是惊心动魄，更多的是日复一日枯燥的站哨巡逻。平淡的坚守中，是边防军人滚烫的赤诚。

和老王约定再次回到连队，已是多年以后。彼时，他退役到地方工作，我成为国防动员系统的一名参谋。在连队，我们惊喜地见到了普叔的二儿子——班长普艾军。

普班长特意告诉我们，边境线有了多种先进科技装备，管边控边能力更强。听着他的介绍，我的脑海浮现一句话：边关今胜昔，国防坚如铁。

那抹红霞记得

■赵广现

黄昏，军号声声
巨大的辽阔沉入戈壁
我反复擦拭那枚褪色领章
宛如你当年的承诺
血一样的红，庄严而沉重

你从雪山走来
我看见，你磨破的鞋子里
浸满了沼泽气息
你从草地爬起
我听见，你骨缝间的引信
在一次次黎明前炸响

在梦中，我手握钢笔的姿态
多么像你年轻时的肖像
你曾用胸膛挡住风口
让青春被雨水和汗水穿透
当身后的村庄亮起第一盏灯
那些倒下的名字
在天上闪烁耀眼的光

今夜，我和战友坚守哨位
在巴丹吉林，在高原之巅
在万里边关和起锚的舰船上
把星辰读作远方的母亲
把每一阵风，每一片云朵
都当作出征前的誓言

那抹红霞记得，巨古的流云记得
这滚烫的眼泪和沙砾也记得
当我终于活成了你当年的模样
这山河，便是我写给你的
最浪漫的情书：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风起云涌，红旗漫卷
党啊，我亲爱的党
追随你，是我此生无上的荣光
挚爱你，是我今世无悔的信仰

军歌嘹亮

■田海涛

有兵的地方
就有军歌
不论营区多大
总能被军歌装满
从踏入营门的那一刻
唱军歌就成了军人
一生的必修课

老兵教新兵
嘹亮的声音
从未断过
以至于军营里的树会唱
营门会唱，石头会唱
从营区地面钻出的青草
一露头就会唱

“预备——唱”
山呼海啸般的歌声袭来
战士们能深切感受到
一股滚烫的火热
在血脉里奔流
钢铁开始在身体里熔铸
年轻的战士，把全身的力气
毫无保留地摀进一句句歌词

哪怕有一天，脱下军装
一浪盖过一浪的军歌声
会在心间长长久久回荡
军歌嘹亮
成了深藏于战士灵魂中
一生的利器



荷韵（剪纸）

刘松柏作



铁心向党铸忠诚



矢志为民守初心

周树龙篆刻